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二四種

# 經濟分析史

(第一冊)

Joseph A. Schumpeter 著

王作榮 譯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二四種

# 經濟分析史

(第二冊)

Joseph A. Schumpeter 著

王 作 榮 譯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二四種

# 經濟分析史

(第三冊)

Joseph A. Schumpeter 著

王作榮 譯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二四種

# 經濟分析史

(第四冊)

Joseph A. Schumpeter 著

王作榮 譯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F071.224  
J633

# 經濟分析史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著  
譯



\*10049277\*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二四種

# 經濟分析史 (第一冊)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原著者 Joseph A. Schumpeter 著

翻譯者 王 作 榮

編印者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

發行者 臺灣銀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

經銷者 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

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

印刷者 臺灣省政府印刷廠  
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二四種

# 經濟分析史 (第二冊)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原著者 Joseph A. Schumpeter 著

翻譯者 王 作 榮

編印者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

發行者 臺 灣 銀 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

經銷者 中 華 書 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

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

印刷者 臺灣省政府印刷廠

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二四種

# 經濟分析史 (第三冊)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原著者 Joseph A. Schumpeter 著

翻譯者 王 作 榮

編印者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

發行者 臺灣銀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

經銷者 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

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

印刷者 臺灣省政府印刷廠

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二四種

# 經濟分析史 (第四冊)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原著者 Joseph A. Schumpeter 著

翻譯者 王 作 榮

編印者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

發行者 臺灣銀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

經銷者 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

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

印刷者 臺灣省政府印刷廠

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

## 譯者序

大約是民國五十年的一個秋天、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任周憲文與副主任潘志奇兩先生聯袂來美援會我的辦公室訪晤，由我請他們在聯合大樓頂樓快餐室吃咖啡。周先生提出翻譯經濟學名著的計劃，我表示贊助，並商妥下列各點：(一)選擇之書以經濟學經典之作爲限；(二)譯者以在經濟理論及文字方面有素養者爲限，寧缺毋濫；(三)稿費從優。由我提出每千字一百五十元，約相當於當時一般譯書稿費的四倍，上等豬肉十台斤的價值；(四)由周先生簽請董事長尹仲容先生核准，我以臺銀顧問副署，以備尹先生垂詢。尹先生於看到簽呈後，果然召我詢問稿費何以訂的如此之高，於稍加解釋後立予批准。此即臺灣銀行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之由來。

我被選爲最先六本書翻譯人之一，所譯的書爲馬夏爾經濟學原理。譯完後，希望續譯本書，但以「史」非經典，未獲接受。五十四年秋得到通知謂可以遂譯，當即同意。五十五年元月九日開始工作，至七月即因籌畫去泰國曼谷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任職而告中斷，僅譯到原書 161 頁。五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在曼谷恢復翻譯，至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因辭職返國而停止，譯至原書 547 頁。五十九年一月十九日返國，以生活不定，未即着手恢復。遲至六十年初始再進行，以後斷斷續續譯至六十五年十一月九日方告譯完全文，前後歷時達十一年之久，誠非始料所及。

由於經過時間太長，而此一段時間又係我生活、工作及情緒變化最劇烈的階段，故譯文內容頗不一致，錯誤甚多。這次校稿時竟發現多處不應該有的錯誤，不知當時如何犯下的。雖然改正，但相信重大的錯誤還有不少。因原著者係外國人寫英文，喜用長句及僻語，典雅而難譯。一句譯出，不知所云，然仔細對照原文，又無錯誤，而且無法更改，勉強更改，便有失「信」之虞。希望稍懂英文的讀者能對照原文讀，較可了解原意。假如現在由我重譯一次，相

信錯誤必可大量減少，而整個譯文亦可大獲改善，無奈年歲相逼，時間已不允許我這樣做了。這是我最後一次的翻譯工作，以後如有時間，當寫一本有關臺灣最近三十年經濟發展的書。

我在此誠懇的向讀者請求：如發現有錯誤，請立即寫信告訴我，我將據以一點點的改正，希望再版時能有一個較完善的譯本。

至於原著者的生平，我想將周憲文先生編著的經濟學人傳記關於原著者的年譜作為附錄附印於本書之後，以備讀者參閱，並向周先生致謝。

王作榮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臺北寓所

## 編者序

經濟分析史是熊彼德在其生命的最後九年中所致力而未能十分完成的一本著作，他的本意原在就他為 Max Weber 的社會經濟學綱要 (*Grundriss*) 第一卷所寫的 [學說與方法概略] (*Epochen der Dogmen-und Methodengeschichte*) 一文，加以逐譯、修改與增訂，Weber 的綱要出版於 1914。<sup>①</sup>這是100頁多一點的一篇長論文(約 60,000字)，共分為四篇或四章。察看目錄即可顯出這四篇或四章，非常簡要的包括 31,200頁經濟分析史第二、三與四篇中相同的大題目，不過遠為詳細而已。前兩篇涉及 (1) 從哲學家的著作與普通的討論所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及 (2) 與重農學派，Turgot，亞當·斯密 (Adam Smith) 有關的經濟學上的發現，在本書中則併為一篇討論 (第二篇：從開始到 1790)。第三與第四兩部份在這兩本著作中則地位大致相似。在 *Epochen* 中的四個主要標題如下：

- I、Die Entwicklung der Sozialökonomik zur Wissenschaft (經濟學作為一個科學的發展)。
- II、Die Entdeckung des wirtschaftlichen Kreislaufs (經濟生活循環流動的發現)。
- III、Das klassische System und seine Ausläufer (古典學派的體系與其流派)。
- IV、Die historische Schule und die Grenznutzentheorie (歷史學派與邊際效用理論)。

①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1. Abteilung,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pp. 19—124, published by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14; 2nd ed. 1924.

這一篇舊論文已經絕版；也從沒有從德文譯成英文；許多人都對其有興趣，敦促出一譯本。熊彼德在經過無比的辛勞後，於1938

年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企業循環 (Business Cycles)，而在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一書中尋求放鬆，他將這本書當作顯然的「通俗」讀物，預計在幾個月之內完成。他於1941年某時完成，在這個當中，他在哈佛大學開了半個經濟思想史的課程，他開這個課程起於1939年的秋季，止於1948年的春季——除了1940年休假外，每年都開這一課程。這最後的發展也許是決定性的因素，他又一次的來教使他感興趣的課程，想到在這一方面有所著述便是很自然的事了。他將翻譯、修改、與增訂 Epochen。在開始的時候，對於在他的課程裏所討論到的及他要寫到的那些經濟學家的著作中純分析性的要素，他並不十分着重。事實上，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一個印象，他是正在寫一本經濟思想史。

他的原計畫野心並不太大，他絕無意於用九或十年的時間在一個經濟分析史上。起先，他也許想到寫出幾個月或一年的時間寫一本三或四百頁的小書。後來，他想到六或七百面的一本大著，他的主要興趣在於從事理論著述，他計畫在這一方面寫出他的貢獻，他繼續不斷的研習數學，因為他相信這是現代理論不可少的工具，他直覺到某一天也許有一個理論，會以華萊士派 (Walrasian) 體系歸納靜態經濟學的同方式，來綜合動態經濟學。終於他修改了這一計畫，改為將先對這一理論寫一小的引論，一如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之於凱恩斯派 (Keynesian) 的理論。他閱讀現行的理論著作 (大部份為期刊)，研習他的數學，和滙集卷帙浩繁的筆記，這一工作的結果反映於本書的後面若干篇，特別是歸結現代發展的那些篇。

很難說出正確的理由，他為什麼對本書的從事恆久的變成愈來愈精細，佔據他的時間愈來愈多。部份是因為他的興趣在不斷的擴大，他發覺一些對他具有吸引力的發展的東西，要加以簡略的處理

，愈來愈困難，（舉例來說，煩瑣哲學家與自然法則的哲學家在四十年代的早期，對他興趣日濃。）在這裏，他也能够將所有他的興趣之線——哲學、社會學、歷史、理論，與經濟學中的實用領域如貨幣、循環、財政、社會主義等，編織在一起。我相信戰爭也有關係，我記得他曾告訴一兩個朋友，他發現從事本書的著述毋寧是一種戰時慰藉的工作，這可以暫時將他從一個晦暗的現實移開，這一現實傷透了他的心，因為他相信這將毀滅他所愛的文明。

由於他總是將他手上所有的每一件東西都寫出來，並保留他所寫的每一件東西，所以可能看出來他早先的處理如何變的愈來愈精細。他很可能在1941年開始寫本書，在1942年期間，他似乎已經打出了相當多的章節，其中大部份以後都修改過了，在早先幾年所寫的本書重要部份，以後惟一未曾重寫的是「重商主義者」的文獻一章，於1943年6月中打出；社會政治的與歷史的方法，部份於1943年1月打出，其餘則於1943年12月打出；以及第三篇第六章（一般經濟學：純理論）開始時論孫尼爾（Senior）的四公準一節。假如熊彼德要能活到完成本書，這些也有可能加以修改或重寫了。偶爾也有早先寫本的幾頁併入後來的寫本內，此種處理方式將在附錄中作較詳細的說明。

隨着時間的前進，他開始強調這是一本經濟分析史，而非一本經濟思想史，他在1949年初對他的英國出版商，Allen & Unwin，所寫的一篇簡短記述中說的很清楚，他說到：

本書將對經濟學領域中的科學分析的發展與命運加以敘述，從希臘羅馬時代起到現在為止，按照社會與政治史的適當排列，並注意到其他社會科學與哲學的發展。浮沉於大眾頭腦中，或者可以歸之於立法與行政官員的有關經濟政策上的觀念，無論其是否附麗於精細的體系內，例如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以及類似的東西，通常被指為是經濟思想的，僅是這一安排中的一部份。本書的主題為對敘述及闡釋經濟事實，並提供如此做的工具，所作的努力史。

因為照處理任何其他科學的歷史來處理經濟學史，有很大的可能性一點，具有爭論性，所以本書的第一篇完全用來討論這一方法所引起的方法上的

問題，特別是關於科學的經濟分析與經濟思想之間的區分，其有效程度有多大的問題，雖然這兩者是互相影響的。然後第二篇便講述經濟現象歷史的，統計的，與理論的知識成長故事，從它在古希臘的開端起，到經濟學作為一個被承認的單獨學科而出現，因而在十八世紀的後半葉出現了有體系的論著為止，其中亞當·斯密的原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證明是最為成功的一部。

第三篇包含1776年〔後來改為1790年〕到1870年一段期間，第四篇為1870年到1914年期間，第五篇則在幫助讀者將經濟學的現狀與過去的工作聯繫起來。從頭到尾，都在致力於使最重要的輪廓顯現出來，而不會為了闡述的單純性而犧牲了正確性。

我在開頭曾指陳熊彼德在其生命的最後九年中，一直都在從事經濟分析史的著述，擴大一點講，他終生都在從事這一工作。可能所有他的著作與所有他的講授都對這最後的結果有所貢獻。舉例來說，他於1911年離開 Czernowitz 所作的講演，題目便是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sup>③</sup>這是最先成為 *the Epochen*，最後成為經濟分析史的簡短綱要。他於1948年12月向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所作的主席講詞——「科學與意識形態」——即在討論若干這種方法學上的問題，這即是取材於本書的第一篇，他在哈佛大學所開的經濟思想史的課程，主要包括亞當·斯密與馬夏爾（A. Marshall）之間一段期間，特別著重李嘉圖派的經濟理論體系。在高級經濟學理論的課程中<sup>④</sup>，他所討論的許多問題大約都寫在第四篇的第七章（平衡分析）與第五篇中。他在哈佛大學也曾教過一個社會主義的課程，有時也教企業循環以及貨幣學等課。在波恩大學（University of Bonn），熊彼德曾擔任財政學講座，但也主持過一個研究班，大部份係討論理論，包括貨幣理論在內，以及認識學。當在耶魯的一年，他講授國際貿易課程。不僅僅是他的課程，也包括他差不多對經濟學各方面的論文，他的許多書評，他的傳記文章，以及他的書——都是撰寫經濟分析史預備工作的一部份，甚至他的消閑閱讀——他愛讀

傳記，尤愛讀卷帙甚多的傳記——都有助於他取得關於人、事及背景的迷人知識，這種知識顯現於全書中，對於某些讀者，將會使對於經濟分析優良論點的冷靜討論活潑起來。

② [社會科學的過去與未來]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he Social Sciences')。增訂本由 Duncker & Humblot (1915) 在 the *Schriften de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Akademischen Vereins in Czernowitz* 中發表。

③在為 1948—9 年秋季所開的這個課程 (經濟學 203a) 開列的參考書單的前面，有下面一段簡單的敘述：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在訓練學生對經濟過程的顯著特點概念化的技術。但是個別問題的討論將提供機會，對大部份新舊傳統理論作批評性的復習。本學期的計畫包括第一，某些基本觀念，特別是決定與穩定的初步檢討；第二，經濟總體的一般動態理論；第三，家庭與企業單位行為的一般理論。雖然希望有一點微積分與微分方程的知識，但並不著重純數學方面。

原稿沒有一部份是最後形式的，但有些部份則較其他部份更為接近完成。三主要篇（第二、三、與四）實際上等於完成了，僅有在附錄中所指出的例外；引論的第一篇與結論的第五篇寫在最後。在1949年底最後所寫的東西顯然是第五篇末尾論凱恩斯與現代總體經濟學的一章。當他到 Taconic 度聖誕節與到紐約參加美國經濟學會年會時，這一章即留下來打字，當他從會議回來後，他開始大寫他的演講稿，[向社會主義前進]，同時也校讀本書第三篇的打字稿本，他留下了幾頁筆記供修改這一篇前面三或四章論[古典派經濟學]之用。他於1950年1月8日的逝世，使他永不可能將此項修正完成。

全書初稿都是普通手寫。有些部份，如早先論貨幣的一章（第二篇第六章），以及論華萊士平衡體系的許多資料（第四篇七章七節），僅有普通手寫稿，從未打字。有少數情形，甚至有幾種普通手寫稿本備選擇。其他部份雖打出來了，但未經作者校讀。還有一些部份則打字本已校讀過，並用鉛筆改正過，還附有批註及問題備下一次修改。偶有若干引證尚待填入，熊彼德告訴我這些引證尚待

改證，我曾對這一工作有所幫助。對此有興趣的職業性讀者將可在全書的編者註釋中與編者附錄中，對於這些方面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在熊彼德從事本書著作的大部份期間，都沒有經常的秘書助手，但是他有一些知道他的字跡的人爲他打字，偶爾他送出一大包完成的稿件打字。他的大部份的信都是自己寫，這自然大量增加他的工作負擔，也意思着他的資料從來沒有像一個有效率的秘書那樣編檔保存過。一直到1948年夏季，他擔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並同時進行所有其他的工作以前，他不曾有半個秘書。甚至就在此時，他也不太願意花時間去適當的指揮她，因爲時間永遠不够完成他所計畫要做的事——他的教書，他的受諮詢，他的閱讀，他的寫作，他的通信。

我了解到將熊彼德實際所寫的儘可能出一完全與精確版本，而不想去完成他所不曾寫的，則我的這一編輯工作是單純的。全書沒有大綱留下來，同時在他逝世以前我也不曾讀這本書，因爲熊彼德希望我從引論開始讀，他那時正在寫這一部份，然後按照適當的次序讀完全書。資料發現散在很多地方——有些在櫥櫃中，有些則排在書架上——在亞加西亞街(Acacia)的劍橋書房中，在他科尼卡書房中，還有一小部份在他的黎塔爾中心(Littauer Center)的辦公室中，用了我兩三個月的時間才發現本書差不多已告完成，還有一段時間繼續發現一節節或小節。由於原稿的頁數根本沒有編號，以及打字稿不是從開始連續編號，而是照打時的一小包一小包來編，使得在開始拼湊這些散頁遇到困難。熊彼德僅有第一面打字稿送給出版商，他從來不耐煩留一個副本供自己用。幸而爲他打字的各個人都留有副本，這些副本都堆在亞加西亞街房子的三樓一個房間內。其中有一些——特別是在1943與1944年完成的——都註有日期。我繼續不斷的查尋，一直到我找到原稿與第一面打字稿能與副本相合爲止。有很多情形，副本僅代表早先的處理，以後放棄了或部份合